

## 文人谈吃

荆墨

中国文人是善谈吃的，无论古今，也无论名气大小，几乎每个文人的笔下都有谈吃的篇章。吃，虽然在寻常人看来不过就是再日常再俗气不过的事情，但一经文人描绘，就雅，就文化，就跟民族历史、民族性格有关了。

中国文人在诗中谈吃，总是于碗碟之外蕴含着别样的滋味。陆游有一首《食芥》：小著盐醢和滋味，微加姜桂助精神。风炉歛钵穷家活，妙诀何曾肯受人。诗人生活清贫，连调味也都是小著和微加，这样的菜肴有着山珍海味无法相比的清鲜。

苏东坡的打油诗《猪肉颂》可称随意洒脱：净洗铛，少着水，柴头罨烟焰不起。待他自熟莫催他，火候足时他自美。黄州好猪肉，价贱如泥土。贵者不肯吃，贫者不解煮。早晨起来打两碗，饱得自家君莫管。好一个君莫管！大碗喝酒大块吃肉，正是这贵者不肯吃的东坡肉，让诗人吃得开怀畅快，逸兴遄飞。

然而也有人在经历现实生活清贫的同时，以回忆与想象中的华服美食，构筑另一个精神世界，这个人就是曹雪芹。《红楼梦》不是专门写吃的，但是有人就《红楼梦》里的吃食专门著书立说来进行研究。比如柳嫂子给芳官单做的那一餐：一碗虾丸鸡皮汤，一碗酒酿清蒸鸭子，一碟腌的胭脂鹅脯，一碟四个奶油松瓤卷酥，并一碗热腾腾碧荧荧的绿畦香稻糯米饭。单看文字似乎就有色香味一起呈在面前。

在现当代作家中，梁实秋、周作人、汪曾祺都是谈吃的大家。周作人号知堂，《知堂谈吃》收录的是周作人谈吃的文章。周作人一生爱读书，因此典籍考据随手拈来，那些饮食便又在典雅的古文里沉淀出文化的厚重来。有趣的是，据说知堂老人一生不喜之物有三：中医、京戏、北京小吃，可见他讲究南方口味，因而生出如此感慨：总觉得住在古老的京城里，吃不到包含历史的精练的或颓废的点心是个很大的缺陷。在后来的一篇《南北的点心》里，周作人总结出：北方的点心是常食的性质，南方的则是闲食。这个闲字，点出了超脱于日常生活的精致情趣，是知堂的兴味所在。

梁实秋是一个地道的北京人。他早年留学美国，牵挂的总是老北京那几道佳肴。据说1926年夏他留学归来，出北京站不是即刻回家团聚，而是直奔煤市街致美斋，将油爆、盐爆、汤爆这三爆一气吃遍，先解了馋再说。梁实秋谈吃的文章内容丰富，对一些菜肴炒制过程、刀工技艺、色香火候、传闻沿革等都记录翔实，既有趣味又让人增长见识。因为学贯中西，他的文章也善比较，东拉西扯起来思绪广阔如天马行空，从西雅图到成都，一个吃字便消除了距离。

周作人在《北京的茶食》中有一段很有名的话：我们于日用必需的东西以外，必须还有一点无用的游戏与享乐，生活才觉得有意思。我们看夕阳，看秋河，看花，听雨，闻香，喝不求解渴的酒，吃不求饱的点心，都是生活上必要的一一虽然是无用的装点，而且是愈精练愈好。文人谈吃，着眼在吃，亦在吃之外，是文化，是情趣，是生活的意思。

所以说，文人谈吃，重要的并不在于吃，而在于对待生活的那种情趣和风度。那些谈吃的文字，看似散淡闲言，却有无限意趣在其中，值得人们一再回味与咀嚼。

## 轻摇扇子多风雅

张光茫

炎炎夏日，扇子是引风用品，避暑利器。扇子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，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，更是中国文人才学与身份的象征。文人要摆文人的风度，这风从哪里来，自然靠手中这把扇子了。别看是小小一把扇子，其中却大有乾坤。

古代文人的最高形象设计是羽扇纶巾，以诸葛亮手持鹅毛扇为代表，但据后人考证，那把鹅毛扇其实是麈(zhǔ)尾。麈是领队的大鹿，故手执麈尾有领袖群伦之意，因而广受当时儒雅名流的好评。魏晋名士爱好清谈，以麈尾为必要装备，相比之下，鹅毛扇则显得庸俗许多了。

普通人用扇子不过是夏天图个凉快，扇子到了文人手里，就有许多讲究，它不仅是一个日用器物，更是一件色彩纷呈的艺术品。文人在扇上的功夫有扇书、扇画、扇诗、扇联等等，数不胜数。扇书即在扇面上铺显书法，笔走龙蛇；扇画多取材于山水花鸟，最早在三国时代就已出现。

古代文人往往书画皆擅，因为扇子是随身之物，题上几句格言或自己的得意之作，既可以表明志向，又能随时显摆。古今扇联，以明月入怀，团圆可喜；仁风在握，披拂无私最为有味，上联用扇子圆如明月的形态，寄托家人团聚的愿望；下联

则以扇子的功能借喻持扇者人格的高尚。

相传唐伯虎（或郑板桥）有个题扇的故事。说是有一位市井小民，在街上摆摊叫卖扇子，辛苦了一整天，却始终无人问津。正巧唐伯虎偶然看到，可怜他衣食无着，便仗义挥毫，给他在扇上留下了自己的真迹。原本普普通通，丢在地上也没人要的扇子，顿时身价百倍，被一抢而光。其实那些人买的并不是扇子，而是扇上的字画，说到底，扇子只不过充当了艺术的传播工具罢了。

文人最喜欢吟咏的是一种称为团扇，或者叫纨扇的东西。它以象牙或骨、玉为柄，用薄质丝绸糊成，绘以山水、人物、花鸟，早期多作腰圆形，直到唐开元、天宝年间以后才以圆如满月为常。纨扇形态优雅，历来为闺阁首选，在美女手中还有活色生香的效果，亦是诗中的一道动人风景。团扇，团扇，美人病来遮面，团扇用薄绢制成，想来是半透明的，拿它遮遮掩掩，欲露还羞，有一种言不尽的韵致。

这种扇子在文人笔下，还有着另外一种象征。唐伯虎有幅名作秋风纨扇图，上绘一女子持纨扇站立，神情怅然若失。诗云：秋来纨扇合收藏，何事佳人重感伤。请把世情详细看，大都

谁不逐炎凉？这位佳人究竟感伤什么呢，恐怕是被人抛弃的不幸命运吧。通过题诗，隐喻式地抒发了唐伯虎怀才不遇，世态炎凉的感慨。

要说文人离不开扇子，有这么一个趣事。据说清初大才子纪晓岚在南书房任职时，宫里一个老太监久闻其名，特地前来拜访他。当时正是冬季，纪晓岚穿的鼓鼓囊囊的，手里却还摇着一把扇子，老太监一见乐了，自恃有点文墨，就跟纪晓岚说，听说你满腹文章，能诗善对，我跟你出个上联，你对下联，我的上联是：小翰林，穿冬衣、拿夏扇，一部《春秋》可读否？这上联出的妙，把春夏秋冬四个字嵌入其中，又讽刺他文人不辨才学，死要面子。

但号称铁齿铜牙的纪晓岚岂是好惹的，他略一思索，便对出了下联：老太监，生南方、来北地，那个东西还在吗？内嵌东西南北，又将老太监骂了个狗血淋头。此虽是逸闻，却足见文人与扇子的亲密程度，不管春夏秋冬，阴晴雨雪，手中折扇不倒，方称真名士。

文人靠扇子增加风度，扇子也要靠文人抬高身价，两者相得益彰。扇子自有扇子的历史，有历史的扇子再加上文人的点缀，对于现代人来说，便是一件绝妙的收藏品了。

## 一枕清凉入梦来

王永清

东汉许慎在《说文解字》中对枕头的解释是：枕，卧所荐首也。《诗经·陈风·泽陂》中也有辗转伏枕的句子。想起了在没有空调、电扇等降温设备的古代，古人要睡个好觉，就难免要找一个清凉舒服的枕头，这样才能把夏天过得有滋有味起来。

由于玉石质地的枕头降温效果好，所以很受古人青睐。南宋女词人李清照《醉花阴》中就有诗句：玉枕纱橱，半夜凉初透。玉枕雍容华贵，虽非仅限于皇帝使用，但一般人家很难拥有。唐朝高阳公主嫁给宰相房玄龄之子房遗爱为妻后，却与辩机和尚暗通款曲，赠辩机一只皇室专用的玉枕为定情物，后来这只玉枕不慎被盗，导致辩机被判于腰斩极刑。一只玉枕引发的血案，让人情何以堪？

为了能凉爽入梦，古人想到

了瓷枕。瓷枕属于大众化的消暑卧具，因其釉色莹润，质坚清凉，无论是晚上休息，还是午睡，枕在上面，燥热很快就能散去。所谓半窗千里月，一枕五更风，恐怕就是古人对瓷枕喜爱的最好说明了。据说，乾隆皇帝就非常喜欢瓷枕，有一次得到了一件孩儿枕后，诗兴大发，题了一首诗：瓷枕通灵气，全胜玳与珊。眠云浑不觉，梦蝶更应安。忘机堪覆寝，一枕最幽宜。

凉爽的药枕也受古人喜爱。药枕多以菊花、芥皮、蚕沙、茶叶、决明子等中药材做芯，因其性凉，可清脑明目，更具有保健功能。明代医药学家李时珍在《本草纲目》说：苦荞皮、黑豆皮、绿豆皮、决明子

作枕头，至老明目。许多诗人对药枕赞誉有加，比如宋代诗人陆游就写过一首菊枕诗：

采得黄花作枕囊，曲屏深幌闷幽香，唤回四十三年梦，灯暗无人说断肠。

从唐朝诗人李端的抱琴看鹤去，枕石待云归中得知，古代人也有人以石为枕的。另外还有木枕，木枕多选用松木、椴木精制而成，表面光滑细腻，具有保健和收藏价值。竹枕，天然的竹丝不仅光滑清凉，而且去湿吸汗，有缓解精神疲惫的作用。还有藤枕，温燥凉血，柔软性也比较好。

夏日炎炎，难以入眠，古人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，在枕头上大做文章，把夏天过得清凉心静，爽身怡神。枕上片时春梦中，行尽江南数千里，好的枕头能让人入睡快、睡得香。睡好了觉，就有了充沛的精力、心情自然愉悦，工作效率也就格外高。